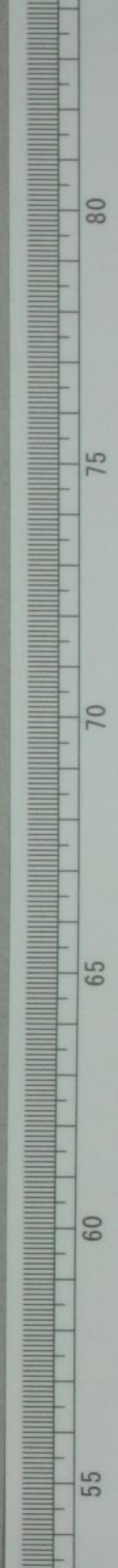




五十一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10



文庫11
D 263
18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

光子

魏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

鄉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

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

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

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

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

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

010190562064

忠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

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

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

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

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

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

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

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刁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

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

若不降者悉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

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

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

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

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

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

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

即降旬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

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

投暮抵暮也

城頭子路

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其兵為城

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

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

州○劉攽曰按他處復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行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

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眾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

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

鈔擊徐兗界眾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

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

今兖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

刁子都

荏平荏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荏音任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

河與五校合眾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

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

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

其冬卒子隗嗣後阮况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

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

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

志口羽林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

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

前書

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

謁者兼之至隗廼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

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

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

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

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

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

持重

謂守正也執議不撓四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

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

西陽縣名屬山

陽郡也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勝卒子世嗣徙封北

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為高密

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劉攽曰注高密侯案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

國不當作侯也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

以好禮脩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

也

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

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

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鞮而上之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

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

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

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馬色黑而青曰驪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

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

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

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殺

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

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

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

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

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

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

歸郡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中水縣屬

後漢書卷五十一 李忠列傳 五

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 食邑三千戶

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制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 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 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

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東觀記曰永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

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

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而病卒於

軍子普嗣徙封涇氏侯

涇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涇谷水故以為名今澤州高平

縣也音 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

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曾孫豐

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

延熹二年桓帝紹封修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

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 世祖徇

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畱止數日世

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

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

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

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

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

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

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

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

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

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

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

先武之得成
帝業彤之
力也

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
 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
 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
 離散亾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
 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
 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
 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
 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第及

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
 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
 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
 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
 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靈壽縣名拔城在今恒州

靈壽縣西北

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

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

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

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史闕名也

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

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

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

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

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

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

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

可以興邦論語魯定公謂孔子之言也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

歡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歡字細君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

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

軍喜歡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

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畱真

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迺與揚及諸

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

本是里字揚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

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

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

蔣縣西北喜卒復以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

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

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卒子述嗣永平

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莽改

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

尚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

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

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

迺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

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拔猶卒也拔音

步末反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

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

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

乎公羊傳曰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

姓迺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

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

納言士

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

匹世祖北至中山畱純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王郎舉尊號欲收

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駢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詣上所在盧

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

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褕絳衣也老病者皆載

木自隨奉迎於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

育縣名故城在冀州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酈元注水經曰

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膏城縣西南也訢宿植皆偏將

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

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

府藏之蓄重賞其餌可以聚人者也黃石公記曰芳

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

眾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

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

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鄣世祖上傳舍鄣大姓

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

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脛五幡千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

天下如雨也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

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傳著也

繞出賊後

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

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

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

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

以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

悉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

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

懷宮

懷河內縣名有離宮焉

帝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

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

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為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

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

揚病瘦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縣名

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建武二年春遣騎

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

密勅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

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

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緝各擁兵萬

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

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

兄弟皆入廼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

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

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

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

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廼

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

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

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于長

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

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

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

軍吏耳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

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

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

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

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舊衛地也遣

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

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

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子阜嗣

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宿至代

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

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

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

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

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

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

解猶開也

委佗還旅二守焉依

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薊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

威

純植義發奉兵佐

東漢大守吏男於顯十三年卒官諡曰忠烈子早臨

後漢書卷之五十二

朱景王杜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劉放曰案注引東觀

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

復陽縣各屬南

陽郡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

以祐為護軍

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

及世祖為大

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

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日角

解在光武紀

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

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

祐乃

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

侯視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

音者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清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

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

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延岑自敗於穰遂

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東陽聚名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

印綬九十七東觀記曰收得所盜進擊黃郵降之賜

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

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

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

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

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

降祐輜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

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

會擊延岑餘黨陰鬱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

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

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恒州縣也十三

年增邑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

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

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

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

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

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

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

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二十四年

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

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網女也為巫蠱事廢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

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

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

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

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

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

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

聊應然之猶今兩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

軍遙相戲弄也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

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

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繇兒音五兮反郎

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繇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丹等縱

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

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識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識也○劉放曰按注文多一日字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

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勲謂發漁陽

也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苗曾謝躬舊制驃騎將軍

官與大司馬相兼也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以吳

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

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

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

耳

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

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

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

兼陽

聚名也解見光武紀

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

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

帝以其舊將

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

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

營到郡

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

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

侯

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

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

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

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

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

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

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

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

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

帝以野王衛之

所徙

史記曰衛元君自漢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

後漢書卷五十三 王梁傳 五
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輜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

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

齧桑

前書音義曰：齧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齧桑。

而捕虜將軍馬

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興利，旅力旣愆，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

者謹譁也 諱謗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其以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

侯阜成屬渤海今冀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

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

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國

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

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

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

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

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睢屬沛國

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

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

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廣武縣名屬太原郡九年與鴈

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時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芳

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

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

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

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亾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

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

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

脩縣名屬信都國

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

斷猶割截也

使軍吏殺

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遠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

平十凶竊坐與東平王等謀反

○劉攽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

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減死一等國除永

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

以成為安集掾調守郟令

郟縣名今汝州縣也

及世祖討河北

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

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

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

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

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

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

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

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

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為天水

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

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

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

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

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

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

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

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縣也中山至鄴

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

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

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

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

武谿水在今辰州盧

谿縣西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州縣

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

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

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

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

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

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

謁請也謂請假歸也

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

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

武二年封亢父侯

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四年拜誅

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武當今均州縣也

十一

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

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

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也抵欺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

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

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

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菴冷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

所敗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菴音糜冷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

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

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

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

十斛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

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

謚曰靖侯子安嗣

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

王尋等

東觀記曰傳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

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

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

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伋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

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

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捨於盧奴世祖即位拜

鐔揚化將軍封潁強侯

潁強縣名屬汝南郡潁音於靳反

與諸將攻

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

東門

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

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

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

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

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

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

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

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

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

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

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

陽擊破訢奉以鐔爲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

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

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

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

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

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

旣罷獨與武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

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
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
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
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
爲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
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
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爲小廣陽也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

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

音靡世祖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

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

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

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

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

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劉攽曰按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

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

更封郿侯郿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郿音俞將兵北屯下

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闊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

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

容也遠方貢珍其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

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

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

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

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

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

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

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閣亶音門斬首六百級又

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渾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

死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

大破之酈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

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

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

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

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膠亭侯音

胡巧又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

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稱為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

上皆華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

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

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猶能授受惟庸

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

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

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

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

列傳

七

皆武人屈起

屈起猶勃起也音其勿反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

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皆從高祖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

阿衡之地

樊噲封為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為潁陰侯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

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勢位過則君臣相疑侔等也

蕭樊且

猶縲繼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

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

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王盧縮反樊噲以相國擊燕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帝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菹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

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

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中宰

輔皆以公侯勲貴為之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摺

摺挿也謂挿笏於帶也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

世及謂父子相

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

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

加特進朝請而已

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二縣奉朝請

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

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

論語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若

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功臣則於其有害也○劉放曰注於其

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

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

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

參任謂兼勲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

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

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勝否

猶可否即就也權謂平其輕重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

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

議分均休咎

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

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

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

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

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耦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

相聚謀反也見高紀

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

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引

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

鄭興又戒功臣

專任

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人位謬矣

夫崇

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瑯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實融字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世祖廣國孝文皇后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庸勲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勲功之臣也有來

羣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婉孌龍姿

儷景同翻婉孌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翻飛而舉大功也

四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庚子流雨

蘇真將軍封盡封黑苑

大同空固封李庶

燕門封操腹封燕宮

後漢書卷之五十三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

之弟封章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

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

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

功封建武男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

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

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

王匡匡王莽之子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

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

融拜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

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

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

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議

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

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

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

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

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

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

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也甚得其歡心河

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

音義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

決錄注苞字叔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

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

斗絕也

前書曰成山斗入海

不同心戮力

戮并也

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

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

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輒自破之，其

後匈奴懲又

懲創也說文云又亦懲也

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

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亾滅，此一姓不再興。」

之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

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

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曰以威

勢相脅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

尉遂王有南越故曰尉佗也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

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

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

于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

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

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

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識漢家曆運中衰當冉受

命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

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

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

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

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

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富也

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

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
 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
 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
 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
 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
 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
 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
 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
 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即以此言楚勝與漢即漢捷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

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敵國當

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

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

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

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

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

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王

者誤也○劉攽曰今行南國尉事按文國當作海

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

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

歷將帥假猶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

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

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

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

甚備慰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

家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春董子恂之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

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

之間悁悁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也委

成功造難就委棄也去從議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

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

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

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

不南合于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

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也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

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言危也

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

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嚮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及遣伯春垂

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

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

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

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

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

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

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為

忠甚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憂人大過

以德取怨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

獻唯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

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

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魏其侯列傳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

郡魏其縣屬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也爾

雅曰男子謂姊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

言繼統以正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

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

以得傳梁王長君少君尊奉師傳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

帝遂止矣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傅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以富貴驕

人見前書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施延也音此皇太后神靈

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

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

則曠若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書揚雄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慤謹也慤或作懿豈其德薄者所

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

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相解說而結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

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

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

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

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

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

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

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

因並河揚威武並音蒲浪反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

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

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

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

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

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

屬國侯王胤等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

後漢書卷五十三 竇融傳

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城昔匈奴故蓋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

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

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

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

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

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

尾相資囂勢排迫排迫謂感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

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

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

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

氏西域胡國名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

一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

儀注也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

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

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第友為奉車都尉

從第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

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

豐今壽州縣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蓼音了○劉放曰蓼封融為安豐侯弟友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遂以次封諸將帥武

為顯親侯

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

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

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

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

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

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韓信

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公高祖數執謙退何不曉人

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

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

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

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

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

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

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金遷安上之曾孫安

上日禪弟倫之子遷哀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

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
 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
 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
 因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
 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
 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
 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
 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
 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

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

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錢帛

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

即其臥內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

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主友子

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

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司

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自祖

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

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

后異父弟也為丞相構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

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

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

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

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

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

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

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

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高尚也而

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

者奏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

郡唯勲以泚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

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

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為安

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勲子大

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

胎遺細加
郡不捕繫
下獄至父子
俱死漢法
亦甚苛矣

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

拔音步末反拔卒也

亦音彭八反義兩通以投天隙

投會天之間隙遂蟬蛻王侯之尊

蛻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蛻音稅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

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

已者又何智也

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

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

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

石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

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

續漢志曰宣帝命中郎將

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

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

習邊事

固舊隨融在河西曉知邊事也

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

續漢

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

以騎都尉耿忠為副

忠弁子也

謁者僕射耿

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

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

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

萬二千騎出酒

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

出居延塞

居延塞在今其州張掖縣東北

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

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

高闕塞

高闕山名在朔方北

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

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

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

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

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

至蒲類海

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也

留吏士屯伊吾盧

城

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

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

匈奴中山名

來苗

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

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

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

符傳以屬固

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

固遂破白

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

信

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

之如父母也

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

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以其

後漢書卷五十三 竇固傳
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
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為衛
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而性
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
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
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
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
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

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
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

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陰喝猶噎塞也
陰音於禁反喝

音一介反或作
鳴音烏故反

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

愈猶
差也

久念使

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

察

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
使更相糾察也博陰典之子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而詔書切切

切切猶
勤勤也

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

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鳥
子

生而啄
者曰雛

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

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

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出宣詔

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

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

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為太

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

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

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

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懈反廣雅

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睢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

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

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劉敞曰按殤當作煬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謚殤來弔國憂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

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

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

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

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

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

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見續漢志以執金吾耿秉

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劉放曰注南

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作五黎陽雍營緣邊

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充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

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

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

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及緣

也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

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摺陽塞

摺陽在五原郡摺音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

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

因以為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

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

私渠北鞬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

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

王柳靽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

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

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

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

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

天地登升也翼輔也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

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

兵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日出曰理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

士爰該六師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

罷如豺如離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暨南單于東烏桓

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

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

萬有三千餘乘

輜車也稱雲言多也

勒以八陣莅以威神

兵法有八

陣圖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

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

斬温禺以釁鼓

血尸逐以洙鍔

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

然後

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

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

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四校四面之校

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

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上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

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

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

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其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

茲所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揚雄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

不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

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

兮戡海外

勦絕戡整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戡

負其邈兮亘地界

邈

皆遠也亘竟也

封神丘兮建隆嵒

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嵒碣也

協韻音其例反

熙帝載兮振萬世

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

憲乃班

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

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

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

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

人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茸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

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

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太尉長

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

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

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

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

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為

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

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

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郎侯景汝陽侯瓌夏陽

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待中

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侍第復遣

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

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

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

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鄧憚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法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環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執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橫也強奪

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位環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劉敞曰案文魏郡下少太守二字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

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恐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

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稟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

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

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

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

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

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

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

以降其實也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論語目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

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憲也皆緣椒

房幃幄之恩耳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哉竇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

宮欲誅之日也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

一鳴也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

者亦何可支哉琬琰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琰以為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

薦融集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永

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

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

僕鄧康鄧珍之子禹之孫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

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

山老子為守臧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

為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 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

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

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

侍從也 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

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

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

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

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

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惘惘欸欸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提契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于漢也 孟孫明邊伐

北開西音先 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

然笳胡樂也老子作之 雖則折鼎王靈以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 故援再世

不顯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竇宣帝時

援三况况余負東觀記曰况字長平並有才

十二月八日

只費公賴

也 只曰鼎

然 子于

其開西音去 憲寶空莫

兵金山 籬

只昔言其不類

贊曰 斷斷安豐亦

奉圖昔謂神奉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庾

子防

族孫稜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

馬服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權里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

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馬何羅與江

故援再世

不顯

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

援三兄況余負

東觀記曰況字長平

並有才能

王莽時皆為二千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援年十二

而孤少有大志諸兄竒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況出

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況曰汝大才當

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從其所請也會況卒援

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

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有重罪援

哀而縱之遂亾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

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帥

今是時負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

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

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

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

涉為鎮戎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

漢中為及莽敗援兄貲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

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為牧侯稱卒與援俱去郡復

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

避地涼州世祖即位負先詣洛陽帝遣負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

與述同里閭

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也

相善以為既至當

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

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匹前書

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各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襍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

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

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

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吐食也史記周

公誠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

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

如偶人形禮記曰謂

為備者不仁鄭玄云備偶人也有面日機發有似於生人也備音勇

此子何足久稽天

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言述志識褊狹

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

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

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

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

述陞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

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盜猶竊也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

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

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

失流猶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

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

事文辯前世無此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

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

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

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

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

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

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

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陟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

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

交及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

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宗妻曰盜憎主人

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

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

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

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

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友黨劉攽曰案文友當作支援

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

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

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

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

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

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

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

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第仲舒

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

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

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

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

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

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亾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

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

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

相待

謂欲封為朔寧王也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

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

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

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

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

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

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

乎萎腰奕弱也萎音於偽反腰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

少味矣以食為論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

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慶必也

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

西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

險阻計允豫未決允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會召援夜

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因說隗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

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

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

一囂衆大潰第一解見寶融傳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

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

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

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

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

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

寇鈔拒浩疊隘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

詩曰鳧鷖在壺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鈔牙援

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

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

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

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

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

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

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灌溉流通如

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

樂都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

守東觀記曰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歸者三千

餘口使各反舊邑梁統也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在武威者

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

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

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

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氏道縣道氏

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

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寬信恩以待下○劉攽曰案此不成文理任吏以

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

諸曹頗衰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

距此乃太守事耳旅距不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

我燒虜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良怖急者

燒羌也

可牀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

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

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

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

之條奏其狀也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

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

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

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

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

州原武縣西北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

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

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

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

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

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

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

冷縣雜將之女也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攻沒其

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

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

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督樓船將軍段志等

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

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泊

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

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

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冷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

封援

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醢酒

濾也詩曰醢醢酒有蕪毛葦注云以筐曰醢醢音所宜反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

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

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御

款段馬

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

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

劉放曰案文重當作熏

仰視飛

鳶跼跼墮水中

鳶鴟也跼跼墮貌也跼音都牒泰牒二反

臥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

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

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

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

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

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

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分為封

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為郡縣治

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

餘事駁非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

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

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為貴面闊丈餘初成懸于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

執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

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天莫如龍在地莫如馬馬者

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

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

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阪見伯樂則噴而長

鳴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

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

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

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

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

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

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

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

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

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

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

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劉攽曰注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

上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

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

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

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

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

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松字叔敬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

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

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

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婿

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

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

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

夷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酉溪瀟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構作朗濩作武在今辰州界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

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

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矍音許縛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

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

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

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縣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

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

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究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

嶮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帝初以為疑及軍

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

其喉咽搃拊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

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譟

後漢書卷五十四 馬援傳

馬援傳

馬援傳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
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

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
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往受其拜遂因事陷之

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並余之子也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

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

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

結其褌毛萇注云褌婦人之褱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褌綬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

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

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

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

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

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

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

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

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永州也初援

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

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

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

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

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

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

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豪葬而已

裁僅也與纜同豪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豪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

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

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

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

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志人之過宜為君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衆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故高祖赦蒯通而以

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于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大臣曠然咸不自疑

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

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

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豈其甘心未規

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

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

間關猶崎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

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綰為

我呪曰若入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綰之首猶鼠

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為王不取也
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謂援使隗囂也

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
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
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

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
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

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救倒懸之急
孟子曰當今之時行仁政

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守音式兵動有功師進輒
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

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吝猶恨也遂

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

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

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
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

氣僵死軍事僵仆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
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

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

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

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

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

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卷伯篇畀與也昊天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

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

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

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

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

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

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欒布為梁大夫

視者捕之布使還奏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

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

旋皆中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援裁知書

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勃未二

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

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

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

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

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矣

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子石磐字也王莽從兄平阿侯仁

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

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

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

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也用氣

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

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

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

是援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

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

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

爲蕭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爲趙王其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耻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

帝祠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帝怒乃下郡縣收

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

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

以椒房

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

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

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

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歧嶷

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亾命者來

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竒之

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

援

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

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磐

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

構易與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

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

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

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

于師廖不得嗣爵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

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

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

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

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前書音義曰齊

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繡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浣

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然而侈費

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長

安語曰當時諺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

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劉放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

後字蓋本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

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

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

哀之不終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弋綈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斷綺縠女樂除娶葬埋馬

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綈繡乘輿席綠綈而巳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

為儉並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

云巽為進退不恒其德之象又云誠令斯事一竟竟猶

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神明可通

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于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

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白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

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

不屑毀譽王逸注楚辭云不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

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
 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
 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
 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
 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
事也謂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
死也之舅厚加賙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
 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
 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
 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
 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
 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
 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
 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
 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
 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
 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

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
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
西南望曲谷酈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

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

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

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

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二道俱擊復破之斬獲

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

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縣東

分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布橋迫急

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

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

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

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

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

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解見章帝紀子鉅為

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

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
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
賓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始加
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
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
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劉歆曰注士冠筮於廟
門案文少一日字 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

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

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

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

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

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

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

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

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

勿復請留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以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

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

後漢書卷五十四

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

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

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

舊瑩詔許之

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

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

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

年卒子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

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

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

七歲依姊婿父光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維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而好擊劔習騎射

東觀記曰嚴從其故步護視之也

騎射○劉放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後乃白援從平原

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

元受

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

之大人長者之稱也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

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

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

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

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

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

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

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

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

紀帝親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

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為郎鱣音持令勸學省中

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

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

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無功不

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

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

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中音陟 仲反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

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五兮 反說音悅涼州

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實

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

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

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今宜加

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

吏自吉始也見前書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

罔養猶依違也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

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

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左傳鄭子產誡子太叔為政之詞也如此綏御有體災

眚消矣眚亦災也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

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

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

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

事免後既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

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

年八十二第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謂固伉歆

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

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

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爲護

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

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建初中

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永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稜為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

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

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僕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

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

教焉東觀記曰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茂為人恬

之問自來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

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以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

四十二年

任鄆州刺史廉及馬氏廢宗以校行表德拜
 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
 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
 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實憲西屯武
 威校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
 譟刻再命而歸三命而前謝靈運而去亦莫余兼刻
 去刃刺曰宋玉表甫三命益恭一命而謝
 日歲非計丈復開新井宋孫以與與之三賦刻
 贊曰升郊秋也爰自冀州南精編越西魯熱蘇卧羊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
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

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

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
茂為人恬

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
之間白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

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亾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

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亾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

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

令密令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

之順反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家語

曰宓子賤為單父宰人不忍欺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

所部也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

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

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

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

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

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

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

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

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

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

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

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久之

吏人不歸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

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

之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

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為京

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

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

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無負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從至長安

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

求茂茂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

之間表旌顯也問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

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單復具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

謂之襲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

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

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又所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

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

蔡勲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

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

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

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

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

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

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為

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虓虎怒也詩曰闐如虓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

偬窮困也給足也日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專

一也書曰斷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

其與周燕之君表間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耻以招賢

者得郭隗為築宮而師事之

於是蘊憤歸道之賓

蘊積也

越關阻捐

宗族以排金門者眾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

校鄰於怨

校報也鄰近也皆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

乎

怨謂為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為楚

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

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筦之法

以窮工商故曰權數

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

二第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

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

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

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

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

問遣也

恭憐丕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

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

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

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

與音豫

熹復舉恭直

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

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

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

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續漢

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貫寬

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

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

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

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久住反與恭訣曰所以

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

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便坐

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

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

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

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

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

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

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

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章帝諒陰不出故

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顛

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

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祭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

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予不忍為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

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

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縻牛

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

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

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

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孚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

有它吉也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下坎上坤為

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劉敞曰誠

來有我而吉已案文此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亾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

年竇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為庶人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縆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

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縆公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

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縆也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

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

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音大各反

後漢書卷五十三 卷五十三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効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

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

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購其渠

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博昌尉屬千乘國今

青州縣也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

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

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

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

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

郎中賜駙馬從駕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時第丕亦

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

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

代梁鮪為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

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

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

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

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

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

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

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京師及三輔三河弘

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

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

所連及即追捕

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東觀記曰

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名音后古字通

經曰后以施

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姤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

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

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

稼人飢流冗

冗散也

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

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

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

挺猶寬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

落

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為獄主殺

人傷於疫

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秋合

誠圖曰大陵生死喪也

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

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

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

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

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

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

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

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

之時也

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

號器械而已

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

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

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芟草

根也芟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

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為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

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

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

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

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冀承

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

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

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

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

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辭也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可令疑罪使詳其法

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

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
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

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患學之不習耳

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

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

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

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

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

害

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

孳孳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

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丕欣然自得

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

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

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

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

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

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

元和

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後漢書卷五十五 禮志第五十五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

時移住學宮學宮謂學舍也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

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

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

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

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

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

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

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

皆備惟惺近臣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

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

無負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

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

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

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

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權秤錘衡秤衡難者必明其

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

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

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

在知人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

政二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為

也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

得有遺失十三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

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

郎將再為三老三老解見明帝紀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鉤世有禮義霸少喪

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

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

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

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

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

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

外傳星官風隅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父

崎順帝時為司徒

崎音丘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

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

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

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大將軍梁

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王彊曾孫

孫之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

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見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

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

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

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

與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

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

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

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也盥音管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

畜產

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

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

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

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

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海內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

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

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還

鄉侯六百戶遼音錄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

十二月七日

軍印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比蟲愛及胎

卯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